

春山春雨

孙 谦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PDG

字幕：1956年

第一章

一

柳树沟村里的高圪台上，长着一株老梨树。现在，梨花开了。梨树下，卧着一只肥硕的大黄狗——好象是闭着眼睛打盹，又好象是尽情地享受着梨花的馥香。忽然，好象它闻到了什么异味，赶忙睁大了眼睛，惊觉地向着村街上凝视。

村口外有一段斜坡。崔琦站在斜坡下，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来，用劲地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然后抬起头来迷惑地看了看村庄，用手扶了扶沉重的背包，提起了放在地上的小皮箱，向着村口走去。

拐了一个弯，崔琦走进了村街。街上没有一个人，白杨轻摇，绿柳飞絮。崔琦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纳闷地看了看街上的瓦房，又看了看坡上的窑洞——高圪台上的那株盛开的老梨树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“呃，这村子不坏啊，还有梨树呢！”

卧在老梨树下的大黄狗仰起头来吠了一阵，然后呼地站了起来，连跑带跳，象箭一样串下高圪台去。大黄狗这一吠呀，象是给村里所有的狗敲响了警铃：这里也吠，那里也吠；这里跑出狗来，那里也跑出狗来——它们的目标非常一致，一直向着站在村街上的崔琦扑去。

一听见狗吠，崔琦已经心慌了。现在，那只大黄狗挂了帅，后

面跟着黑狗、白狗、花狗——所有的狗都呲牙、狂吠、凶神恶煞地向他扑来。他敢不怕嗎？崔琦吓慌了——起先，他还想要招架，一見来势太凶，赶忙扭身就跑，誰知剛跑了两步，从迎面的小胡同里又跑出了三条大狗。

他恐怖地叫了。

他这一叫，把所有的狗都吓了一跳——所有的狗都暂时停止了进攻。

瞅了这么个空子，崔琦一下子躲进了一眼装柴草的石圈小窖里。

群狗激怒了。狂吠着，凶猛地向着小石窖冲去。崔琦恐怖地喊了一声，下意识用小皮箱阻挡着群狗的进攻。

忽然，傳來了一声沉重而混濁的吠声；紧接着，又是一陣暴怒的嘶叫。群狗象正在混战中的老兵，忽然听到了司令部的号声，顿时停止了吠叫和狂扑，一齐扭轉头去，向着不远处的門楼院凝视。

二

这是張德善家的街門。張家也有狗，因为街門被棍頂着，那只大黑狗急的在門道里又吠又叫，又用爪子抓門板，門板搖晃着，响着。从正屋里傳出来張德善沉重的話音：“嚎什么！安安靜靜地躺一会不舒服？管那些閑事干什么！”

大黑狗沒有領会主人的意图，繼續嚎叫、抓門板，而且还用嘴拖門棍。

門帘响处，張德善的独生女兒——張小玉走到院里来。她是个一見了就使人喜欢的姑娘。紅紅的脸蛋，洁白的牙齿，眉毛很浓，很整齐；衣着很素淡，但很美丽、大方。她的手上粘着白面的稀浆，衣服上挂着面屑。

小主人一来，大黑狗好象覺得得了鼓励，使劲地用牙齿拖倒了頂門棍，急急忙忙地用爪子扒开了門板，飞也似地跑走了。

張小玉从門縫里看到：剛从小石窖里冲出来的崔琦，又被群狗

围住了。張小玉皺了一下眉头，順手掣起了頂門棍，飞快地跑出了街門。

三

群狗向着崔琦围攻。崔琦用小皮箱左支右架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張家的大黑狗挺着脑袋向他冲来，崔琦心里一慌，把小皮箱扔出手去了。大黑狗稍許楞了一下，然后又勇气百倍地猛扑。崔琦赶忙卸下背包来掄着。

張小玉站在門阶上喊叫、吆喝，但是群狗不听她的命令，繼續向崔琦进攻。

崔琦掄着背包。背包太重，崔琦气力小，掄了几下就掄不动了。他又勉强掄了几下，脚一软，摔倒了。

正当万分危急之际，張小玉举着頂門棍赶来了。她掄起了木棍，对准她家的大黑狗头上，猛猛地就是一下。大黑狗受到了突然襲击，狂叫着逃走了。大将受了伤，小兵自然就扭头跑了。那只大黄狗主帅，仍然不識时务，仍然想挽回殘局，但在它剛扑到崔琦身边时候，被張小玉的頂門棍打断了腿，于是，它就一面嘶叫着，一面夾紧了尾巴，一拐一瘸地逃走了。

張小玉站下来，提着頂門棍望着崔琦。

他是个挺逗人爱的青年。长的胖乎乎兒的，圓圓的脸上有一双小眼睛——很亮很亮的小眼睛，身上穿着城里人的衣服，白色的西褲、淡綠色的球鞋、駝色的夾克——这些衣服穿在他的身上很合身、很舒适，很瀟洒。

但是在群狗围攻之后，他已經变得很狼狽了。衣服上粘了好多泥土，脸上淌着汗水，头发蓬乱，喘气呼哈。群狗虽然被張小玉击退了，但他还没有完全平靜下来。他一面警惕地提防群狗重新襲击，一面忙乱地收攏着小皮箱和背包——背包上捆着的書籍和图紙散开了。

張小玉看着他那慌乱样子，忍不住偷偷地低下头笑了。

崔琦走到張小玉跟前，放下了皮箱和背包，感激地伸出了手：“謝謝你。”

小玉沒有和他握手，紅着脸半扭过身去：“这有什么好謝的呢？”

崔琦不好意思地从口兜里掏出了手帕，先擦了擦手，又擦了擦脸，尷尬地說：“啊呀，你們柳树沟的狗，太，太厉害了。”

“你到哪里去呀，同志？”

“就来柳树沟。农业社办公室在哪儿呢？”

“就在那里。”

崔琦順着張小玉手指的方向看了看，弯下腰去提起了小皮箱和背包，又热情地說了声：“謝謝”，准备走了。但在他剛走了两步时，不知道藏在哪儿的一只狗忽然又狂吠起来，他又吓了一跳，赶忙向張小玉身边躲去。

小玉笑着說：“不要怕，它們不敢出来了——走，我送你去。”

崔琦感恩不尽地說：“那太好了！謝謝你！謝謝你！”

他們剛要举步，忽然有人喊道：“小玉啊！”

張小玉扭头去看——

王家父子正从五道庙后边向他們走来。

王守义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子，又瘦又小，脑袋象个干羊头。他有一張婆婆嘴，留着楊香五式的胡子，他的兒子——王魁——也是个干瘦鬼，可是个子比父亲高过半个脑袋，活象一根电线杆子。父子两个都穿着新衣服。王守义提着一只盛着食物的小籃子，王魁手里拿着一卷花布。

張小玉煩厌地看了王家父子一眼，沒有說話。

王守义笑嘻嘻地說：“小玉，你爹在家不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給我們看住狗！”

“我要送这位同志去。”

“送那兒？”

“農社辦公室。”

“噢，同志，你到辦公室？很近啊，你看，那就是——那院裏沒有狗。”

崔琦信心十足地說：“好，那我自己去吧。”

他又扭頭看了看小玉，說了聲：“謝謝”，象個初上陣的新戰士般地向着辦公室走去。

小玉目送着崔琦走了一段路，然後扭過身來，沉下臉來，向着街門走去。

王守義看着張小玉走近來了，搭訕地說：“小玉，今天你過生日，我們給你送了好東西來。”

小玉沒有說話，逕自從王家父子身邊走上了台階，進了街門。王守義向着兒子使了個眼色，然後走進了街門——一踏進門檻，他就親親熱熱地喊了一聲“親家”，緊接着，正房裏就傳出了張德善夫婦熱烈的話語：“啊呀，親家來了，快進屋！”王守義走出了門道，小玉剛掩閉了街門，王魁扭身拉住了她。

“小玉……”

小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要幹什麼？”

“你看！”他抖開了拿着的那塊花布，自我欣賞地夸着：“看這花色多漂亮！真正的双料貨——八毛九分錢一尺！”

小玉煩厭地從王魁身旁擠出來，王魁又一把握住了她：“呃，這是給你的，拿着，拿着，呃，拿着嘛。”

他把花布塞到小玉手裏，小玉生氣地把它擲在地上。

“討厭！”

小玉跑進小東屋去了，王魁生氣地說：“哼，快要結婚啦，還是這麼別扭！”

他揀起了地上的花布，一邊折迭着，一邊走向正屋……

四

正屋里，阳光明亮，陈设丰裕、整齐、干净，一点儿也不臃肿——这种布置的式样很能代表屋主人的家风：刻苦经营，勤俭持家。

張德善正拿着划着了的火柴，忙着给仰起头来的王守义点纸烟。

他是个高个子，稍稍有点驼背，粗眉、大眼、黑胡子，给人一种健康有力量的感觉。他穿着一身用草木灰染了的粗布衣，头上戴着一顶积满了脑油的玄色毡帽——不分冬夏，他总是戴着这顶戴了几十年的毡帽。他的嗓门很宏亮，而且带着很重的喉音——他不爱说话，一说话就象往板上钉钉子：锤锤见效。

他的老伴比他小几岁，可是看起来显的比他苍老，本来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，后来因为儿子早死，伤了元气，便逐渐地变的瘦弱了。但是她有着强烈的好胜心，决不向任何人示弱，不管自己的身体条件如何，总要强撑着把自己应该办的事情办好。这样，她就越来越瘦弱了。

现在，小玉娘正忙着料理王守义送来的礼物。她从篮子里拿出来点心、糖、水果，还有供姑娘用的针线。

“啊呀，她守义叔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”

王守义喷了一口浓烟，得意地说：“孩子过生日嘛，应该让孩子快活……”

门开了，憋了一肚子气的王魁走进来。

小玉娘热情地招呼着：“啊呀，王魁也来了，快坐下。”

王魁走到椅子跟前，正要往下坐，王守义说了：“看看，越活越回来了，见了老人，也不问一声？”

“德善大爷，德善大娘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王守义发现了儿子腋下夹着的花布卷，他蔑视地瞪了儿子一眼，迅速撒了谎。

“呃，王魁，你拿的这花布干什么？”

“送，送——给小玉的。”

“啊呀，你们看看如今的年青人：还没有结婚呢，倒学会骗娘老子了！好吧，亲家母，人家既然有这份心意，你就把它收下吧。”

小玉娘忙着说道：“不用啦，小玉不缺衣服。”

“你收下吧，德善哥的脾气我知道。”

小玉娘为难地看着丈夫：“你看……”

张德善笑了：“好东西不嫌多，收下——他家的人，他不养活让谁养活？”

王守义笑了，小玉娘也淡淡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好，收下，收下——你们坐，我让小玉看看去。”

王守义说：“好好。”

小玉娘拿着礼物走了，王守义干咳了两声，说：“呃，德善哥，这你可没有什么说的了吧——该让他们登记去啦。”

张德善看了看王魁，又看了看王守义，没有马上说话。他又燃着了一锅旱烟，一面抽烟，一面斟酌着该说的话——考虑成熟了，他磕掉了烟灰。

“守义兄弟，我知道你今天来的意思：你就是为得商量这事儿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
“可这事儿还得缓一缓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张德善呐呐地说：“孩子还小……”

王守义不悦地说：“还小啊？——十九啦！”

“是啊，年纪是不小啦，可你没有看见她妈那身体啊——小玉一走，我连饭也吃不上啦。”

“看你说的！……其实，你们不是闲操心吗？咱们两家都住在柳树沟，街门离街门还没有一百步，有个什么事情，一吆喝不就过

来了？再说，小玉是你们独养女，可我也只有这一苗独根草啊——难道我还能虐待她不成？”

“不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？……”

张德善说：“反正我有我的难处。咱们还是缓一缓吧。”

王守义眨了眨眼睛，试探地说：“亲家，咱们可都是有根底的人家，不能往自己脸上抹灰……”

“这你放心。我张德善从来没有赖过账——只要等小玉娘的身体稍许好一点，我就让小玉过去。”

王守义信赖地说：“好！”

五

曹达三费劲地念着一封公函。崔琦象小学生受考似地站在他的对面。

曹达三约有四十五六岁，深眼窝。黄瞳仁、蒜头鼻子、厚嘴唇，颊下全是又粗又硬的络腮胡子——一看就是个顽强、壮实、坦率而又固执的人。现在，他刚被人从地里叫回来。头上还有汗水，脸上浮着尘土，衣襟是敞着的，肩上搭着一条象碎布条一样的腰带。他呐呐地念着那封信。

“‘红光农业社，武云、曹达三同志’……这是个什么字啊？”

他思索着，可是想不起来了，崔琦偷偷地看了他一眼——正遇上他也在看崔琦。崔琦赶忙低下了头。

曹达三把信纸给了崔琦，坦率地说：“同志，你自己念吧，我不认识这种草字儿：写的什么呀？乱七八糟！”

崔琦接了信，念着：“兹介绍崔琦同志……”

“噢，崔同志。”

“我叫崔琦。到你社开展水土保持工作……”

曹达三说：“开展水土保持？——噢，你是个水保干部啊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嗨，这玩意儿是我们武云提出来的——我还有点儿不大同意呢……”

崔琦惊讶地说：“你不同意？”

“是啊。——来来，先喝口水。”

崔琦迷惑地看着曹达三。曹达三拿起桌上的暖瓶，随手给崔琦倒了一杯水。

崔琦接了水杯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咕嘟地喝了一口。——水太烫，他吐了水，直喘气。

曹达三抱歉地说：“真糟糕！不要紧吧？”

“不要紧。”

“我找点凉开水去。”

“不用了！不用了！”

在崔琦说话时候，曹达三已经跑出了办公室。崔琦摸着嘴，吸了口气：“好家伙，几乎烫死！”

曹达三提来了一把厚实的大铜壶：“来，兑点凉的。”

“太麻烦你了！”

“这有什么麻烦的？你来了柳树沟，咱们就是一家人啦。你要什么，尽管对我说，千万不要客气。”

“好。”

崔琦一口气喝了一杯水，掏出手帕擦了擦嘴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武社长……”

“我不是武云。我叫曹达三，是副社长。——武社长带着远耕队到后山种地去了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还早呢——得个三四天。”

崔琦洩气地说：“真糟糕！……呃，曹社长，你怎么能不同意开展水土保持？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呀，它能够改变整个山区的面貌……”

“崔同志，你别忧心我。我就是这种直筒子脾气：有什么说什么

么。不过，我可是相信党，相信政府，领导上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——就是我不同意，我也要尽力帮忙。”

“那我怎么开始工作呢？”

“先别忙工作吧，刚来嘛，休息几天，等武社长回来再研究。”

崔琦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吧。”

曹达三思索地说：“我得给你找个住处啊……呃，到张德善家——他是个老中农，住处宽绰，也干净。”

六

张家的东房是一间精巧的小房间——张小玉的繡房。小炕上铺着洁白的床单。小桌上放着些文具和姑娘家的用品。壁上贴有宣传农业合作化和学文化的年画，还有张小玉的高小毕业証書。

现在，这间小东房里却不太整洁：床上、桌上乱扔着王家父子送来的礼物——有的已经被小玉撕烂了。小玉娘一边叹气，一边收捡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礼物。她把礼物收捡好了，向着小玉说道：

“玉，还是收起来吧。”

“你快拿走，我不要那些臭东西。”

“怎么能不要呢？”

“我不要，不要。”

“唉！……”

张小玉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撅着嘴走到母亲身边，又象恳求又象撒娇似地说：“妈，你趁早告诉爹：我什么时候也不到王家去——我讨厌他们！”

“那怎么行啊？”

“不行也得行。”

小玉迅速地离开了母亲。一股委屈情绪向她袭来。她伏在桌上哭了。

小玉娘追到桌边，说：“玉，玉……玉啊，你老实告诉我：你

喜欢王魁嗎？”

小玉含着眼泪摇了摇头。

小玉娘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說：“咱們母女的命一样啊……以前，我也不喜欢你爹，可是……”

小玉发火地喊道：“你生在什么时候，我生在什么时候……”

小玉娘害怕地說：“啊呀，你嚷什么呀？……”

七

正屋里，張德善吧答吧答地抽着旱烟，王魁无聊地逗着小猫，王守义越說越起劲了。

“哼，这年月，庄稼人算走到絕路上了。你說那农业社是啥玩意兒？——农业社是一条捆仙繩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捆仙繩。——把你我这样的人家都捆了个鉄帮老紧，什么戏法兒也变不出来了。”

張德善喃喃地說：“也不尽然。”

“怎么还不尽然？要是沒有那条捆仙繩，象咱們这样人家，两年不翻它个个兒？”

“你們家可以——我可不能和你比。”

王守义觉得張德善漸漸地入了港，便湊到張德善跟前，十分亲近地說道：“老德善，不能那么死心眼兒啦，光靠农业社那几个劳动日啊，哼，你連咸盐也快吃不上啦——得自己想法兒……”

“想什么法兒？”

“我告訴你……”

王守义正要說什么时候，街門响了。紧接着，就听见小玉在小东房里喊道：“舅舅！”，又是紧接着，小东房的門响了，小玉娘喊着：“达三，快进屋里坐。”

王守义父子顿时慌了起来。王守义說：“快去支应一下，別讓他进来，一进来，又得吆喝一頓。”

張德善拿着旱烟袋站了起来。

“我这位亲戚，又不知道‘照顧’我什么来啦。”

他揭起門簾，走出正屋。

八

張德善一出門，小玉就亲切地喊道：“爸，舅舅来了。”

“噢。”

曹达三帶着崔琦向張德善走去：“呃，我給你帶來一位房客——这就是老崔同志……”

崔琦紅着脸說：“崔琦。”

張德善說：“好啊，可是我們家沒有空房子呀。”

曹达三說：“怎么沒有？小玉住的那間……”

小玉接着說：“我可以搬到正屋里……”

曹达三說：“这不就有空屋子啦？”

張德善皺着眉头說道：“可我們家的飯食不好，怕这位同志吃不下……”

崔琦說：“这沒关系，你們吃什么，我跟着吃什么——我什么都喜欢吃。”

曹达三玩笑地說：“讓人家住下吧。他家离这里好几千里地呢，你还怕他把你的房子背上走了？”

“那倒不是——我是怕崔同志不方便。”

崔琦說：“方便，方便，我怎么都方便。”

張德善說：“那就住在我这兒吧——小玉，帮崔同志把房子收拾收拾。”

“好。”

小玉和崔琦同时去拿小皮箱和背包。他們互相爭着拿，最后每人拿了一件走了。小玉娘拿了把扫帚跟着他們走了。

張德善看着崔琦的背影，小声地向曹达三問道：“派这么个小家伙来干什么？”

“帮咱們搞水土保持——开山，修沟……”

張德善不滿地看着曹達三，牢騷地說：“你們又亂翻騰什麼呀？”

“啊呀，你什麼時候也是一肚子牢騷——凭良心說，你入了農業社並沒有吃什麼虧啊。”

“吃虧可大呢。”

“反正你覺得幹什麼事情都吃虧——哎，我正想告訴你呢：好多社員對你有意見啦。”

“有什麼意見？”

“說你出勤少，只管自留地，不管社里的大莊稼……”

“我出勤少，我少分紅，誰用他們閑操心？”

曹達三說：“看你，人家的意見還沒有說完呢，你倒頂住啦。要是全體社員都去搞自留地，都不管社里的大莊稼，那咱們這農業社還鬧什麼呀？農業社是大家的，要好，大家都好；要倒霉，大家都得倒霉！”

“啊呀，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娃娃？！”

“可是你就老往我這副社長臉上抹灰……”

張德善不勝其煩地說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我明天上地還不行嗎？”

曹達三痛快地說：“好，一言為定。”他走了兩步，又扭回頭來說道：“呃，那姓崔的就交給你啦，你可別叫人家挨餓啊。”

九

張小玉的鋪蓋已經卷起來放在椅子上了。崔琦的行李已經鋪好，小玉娘替他打掃塵土。小玉忙着掃地，崔琦在擰桌子。

小玉娘一邊掃炕，一邊說道：“啊呀呀，离家八、九千里地，那妳爹你媽能不想你？”

崔琦說：“我沒有爹，也沒有媽。”

“你沒有媽？”

“噫。我很小时候，我爹我媽就死了，我是在我舅舅家长大的。”

小玉娘不由地叹了口气：“也是个苦命人呐。”

說完了話，崔琦又去揮桌子上的土，揮完桌子，又去揮牆壁，一抬頭看見了貼在牆上的張小玉的高小畢業証書。

“噫，你讀过高小！——現在念初中？”

“沒有上中學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……沒有考上。”

小玉娘接了話：“考倒是考上了，可是沒有去。”

崔琦詫异地說：“那為什麼？”

小玉娘叹了口气：“咱家是供不起，婆婆家又不……”

小玉喊了一聲：“媽。”小玉娘不說話了。崔琦同情地看了小玉一眼，繼續又揮壁上的灰……

—〇—

天黑了，張家的人忙着在正屋里做晚飯。崔琦坐在灶前拉風箱，火光一閃一閃地照在他的臉上。張德善坐在矮凳上抽煙，好奇地看着崔琦煽火。

“崔琦，你在家裡干過這活兒么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可是我在學校裡幫過廚。”

“噢，我看你象干過，要不，不能這麼手熟。”

小玉娘擺好了飯，招呼道：“吃飯吧。”

崔琦正要走向桌邊，臥在門口的大黑狗嗚嗚地哼着，小玉從盤里拿了一顆土豆，向崔琦說道：“你餵一餵它。”

崔琦去接土豆，張德善說：“餵它那顆爛的。”

小玉把好土豆放進盤子，揀了那顆爛的給崔琦。崔琦要把土豆

扔給狗吃。小玉說：“你逗一逗它，讓它認識你。”

崔琦逗着狗。狗從他手里刁着土豆。

小玉娘說：“這一下，它再不咬你了。”

大家圍着桌子坐下來。張德善拿了一顆土豆，連皮也不剝，就咬了一大口。

“崔琦，你們在城里也吃土豆？”

崔琦一面剝着土豆皮一面說道：“吃，不過不是這麼吃。是炒菜吃。我最喜欢吃土豆啦。”

張德善看見崔琦剝着土豆皮，就講了一個故事。

“土豆是好東西，庄稼人全靠它活呢。有一年，天旱的不下雨，什麼庄稼也不收，就收了些土豆。家家吃土豆，頓頓飯都是土豆。有一天，一家庄戶人正吃飯，門口來了一個討飯吃的，爷爷奶奶的，叫的實在可憐。庄戶人拿了幾顆熟土豆，饒叫花子吃。叫花子接了土豆，沒有馬上吃，却坐在那裡剝起皮來。庄戶人火了，一把奪過了那些土豆，生氣地說：‘我看你肚裡還是有油水呢，要是沒油水，你吃土豆就不剝皮了。’”

崔琦停止了剝土豆皮。等張德善的故事講完了，他窘困地看了看大家，說：“土豆皮也能吃啊？”他沒等大家回答，就抓起一大堆土豆皮塞進嘴裡嚼着：“噢，這可不好吃啊。”

小玉和小玉娘都瞪大眼睛看着他……

——

夜晚。崔琦在油燈下整理書籍。看樣子，他的情緒很好，心情也很輕快。他拿起一本厚厚的筆記本翻着，一張女人的相片從筆記本里掉下來。崔琦撿起了象片，出神地看着。

腦子裡出現了多少美妙的回憶啊！但是離開了，遠遠地離開了。現在，住在这寂靜的小屋裡的只有他一個人。笑意從他的眼中消失了。他煩悶着。忽然他拔出了筆，在信紙上飛快地寫起來。

“林玲：我們很不愉快的離開了。我走時候，你沒有送我，我

很伤心。我觉得我的志愿是对的，我們應該把我們学到的一切貢獻給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。”

“我今天來到柳樹溝，因為初來，覺得挺孤單，工作也不太順心，但我有決心克服這些困難。

我認識了一些農民，我覺得他們都很可愛，但我還不能十分理解他們。”

“我下定決心去參加勞動。我要在勞動中理解這裡的一切。”

“希望你能鼓勵我……”

第 二 章

一 二

清晨，太陽剛出來，田野上飄着輕霧。

崔琦站在村街口，手里拿着把舊饅頭，迷惘地看着遠去了的耕作隊，不知道該往那裏走。

王守義提着水桶走出村街，看見了崔琦。

“崔同志……”

“呃，王大爺，小玉家的菜園子在那兒呢？”

“干什么呀？”

“我要給德善叔刨地。”

“要工錢嗎？”

崔琦笑了：“我拿了國家薪金，要工錢干什么？——我是要學習勞動。”

王守義捂着眼睛珠子想了想，說：“噢，學習勞動？……既然學習嘛，在那兒都一樣。走吧，到我菜園子去吧。”

“對。”

崔琦興沖沖地扛起饅頭，跟着得意洋洋的王守義走了。